

顏習齋先生言行錄

卷下目錄

鼓瑟 第十一

王次亭 第十二

學須 第十三

教及門 第十四

杜生 第十五

趙盾 第十六

世情 第十七

不爲 第十八

顏習齋先生言行錄

目錄

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目錄

刁過之 第十九

學問 第二十

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

受業門人鍾鉞纂

鼓琴第十一

先生琴鼓。羽絃斷。解而更張之。音調頓佳。因嘆爲學而惰。爲政而懈。亦宜思有以更張之也。彼無志之人。樂言遷就。憚於更張。死而後已者。可哀也。○思。仰不愧。俯不忤。此氣真覺浩然。若陷色惡。便爲色害。不能浩然矣。陷財惡。便爲財害。不能浩然矣。陷機詐殘暴。則又害其浩然矣。其直養之要有二。一在平日兢兢慎獨。一在臨時猛省決斷。○剛主曰。人言某無擔架。據謂人有小名位。便驕狂者。是不能擔架小名位。有大名位。便驕狂者。是不能擔架大名位。有學問。便驕狂者。是不能擔架學問。有道德。便驕狂者。是不能擔架道德。吾輩盡是無擔架

人必如乾卦。天行健。方是擔。坤卦。厚德載物。方是架。先生聞之。悚然自惕。○果齋問。靜存動察如何下手。先生曰。靜之存也。提醒操持。動之察也。明辨剛斷。二者之得力。又有三字。曰不自恕。○剛主言。每一念不合道。便斬截之。先生曰。予亦曾用此功。旋動旋斬。如盤草翦屠狀。覺得甚難。正是克伐怨欲不行功夫也。不如提醒身心。一齊振起。諸欲自然退聽。○吳仲常問。文王三分有二。不過二分之一。人心歸耳。未必疆土盡屬。果爾。紂之凶暴肯容之乎。先生曰。否。試觀自岐遷豐。疆域遠矣。况七十里之囿。若在百里之岐。是舉國爲囿。僅餘三十里都鄙。有是理乎。仲常曰。三分有二。誠然矣。紂不岐乎。曰。紂專以酒色自娛。文王又能率其叛紂來歸者。以事紂。供賦役如故。紂亦倚恃文王。得自遂其淫逸。又何岐乎。仲常悅。○果齋問伊尹卻湯聘事。先生曰。夏桀之世。天下無道久矣。無尊德

樂道之人。偶有一二。不過虛博下士之名。無一真心慕德者。湯來聘伊。若曰。此不過務虛名。我何用其聘幣爲哉。及三往。知其可與有爲矣。乃幡然改。問何以就桀。五曰。此湯忠之至。仁之盡也。得一尹曰。聖人與居。或可以化桀。而永神禹之祚也。進之無濟而返。又久之曰。或知悔也。再進之。五返而不改。無望矣。乃放之。猶曰。恐後世以台爲口實。惟有慚德。故曰忠之至。仁之盡也。○果齋患忘。先生曰。孟子不云乎。必有事焉。而勿正心。勿忘。勿助長也。今日忘。是心無事矣。且忘之病。每生於無志。助之病。每迫於好名。吾昨勸某友。學經濟實用。諉曰。幾時用著。予曰。必待上帝立券。明日用兄。今方學乎。昔姜公八十遇文王。假使七十八九壽終。將不得爲姜公乎。不用而死。只八百年蒼生不被其澤耳。公以全體大用。還於天地。曾何缺欠。必用而後學。否則不學。是爲利也。學從名利入手。如

無基之房。疊砌縱及丈餘。一倒莫救。○刀文孝言。爲時文。不爲古文。文不文。爲時人。不爲古人。人不人。先生進之曰。古文。非八大家之謂也。古人。非漢宋諸儒之謂也。當求堯之煥乎文章。孔之斯文在茲者。知其文則可爲其人矣。○孝子一念不得親心。則爲不孝。仁人一念不通天心。則爲不仁。○戒慎不睹。恐懼不聞。是靜中真工夫。吾輩必於湛然虛靜之中。懍然惕上帝臨汝之意。○爲善克果。其善乃爲我有。否則千思萬想。其善終不獲。改過必真。其過乃不爲我有。否則千悔萬恨。其過終不去。○日夜以此心照顧一身。所以養性也。九思九容。是也。日夜以此心貫通民物。所以事天也。三事三物。是也。精之無間。聖矣。勉之不忘。賢哉。○狂者進取。是夫子狀他一段勇往有爲意思。凡作想遇事。都向前鋪張去做。常常撻起精神。故謂之進。凡取道德。取人物。取功名。好提挈到手做一

番。故謂之取。每好進而不好退。好取而不好舍。其退時亦是他進處。其舍時亦是他取處。是狂者真面目也。進而取法古人。只其中一意耳。狷者有所不爲。是夫子狀他一段謹飭古板意思。凡作想遇事。都向裏收斂將來。常常把定門關。凡遇非道。非義。固斷斷不染。卽遇人物。亦若有所不輕交。不願交。不敢交意。卽遇道德功名事業。亦若有所不輕做。不願做。不敢做意。故謂之有所不爲。每當進時。亦好急流勇退。每當取時。卻是得舍便舍。是狷者真面目也。守有餘。只其中一意耳。天地間惟此兩種人。遇大聖人。鼓動得起。造就得成。駕馭得出。雖不及中行。皆可同心共濟。有益蒼生也。不遇大聖人。自己擔當。在上在下。亦能鼓動得人。造就得人。駕馭得人。雖不及中行。無破綻。然亦能各成一局。領袖一時。總之中行外。除此兩者。更無聖賢。並無豪傑矣。○謂修己曰。吾聞君子忍人所不能

忍。容人所不能容。如人不之欺侮也。又何言容忍乎。如人欺侮不至甚。不至多也。又何言人所不能容忍乎。○人莫患於自幼不從師。又莫患於早爲人師。○恭則不侮。寬則得衆。信則人任。孔子言之矣。我自見其恭。而人不我敬。是我之未恭也。推之寬信亦然。若存自反無愧之心。謂人之孚否不足恤。是卽居之可疑也。宜深加洗剔。○祭考致齋。思吾之心。先考遺體也。洗心所以格先考。儻有財念。色念。名念。狠毒念一萌。是汚先考所遺之心。不孝孰甚焉。吾之身。先考遺體也。修身所以格先考。儻有貪行。淫行。欺世行。暴物行一條。是玷先考所遺之身。不孝孰大焉。又思手爲先考遺體。敢不恭乎。目爲先考遺體。敢不端乎。不持其志。是不能齊慄以奉親心也。或暴其氣。是敢爲威忤以傷親氣也。○趙麟書援食我越椒事。以爲氣質有惡。先生曰。請問二子方生。其心卽欲貪財好色乎。

弑父與君乎。向母子文聽其啼聲。知其氣稟之甚偏。他日易爲惡耳。今指其偏。即爲惡。是見利刃。即坐以殺人罪也。可乎。○張仲誠言。學直是不閒曠。身無事幹。尋事去幹。心無理思。尋理去思。習此身使勤。習此心使存。此便是闡修。此便是閒居爲善。此便是存心養性。此便是豫立。學者以此爲苦。何知此中之趣。○遊王敘亭花苑。諭以苑中宜植果種瓜。且曰。天無曠澤。地無曠力。人無曠土。治生之道也。家無三曠。則家富。國無三曠。則國富。敘亭悅曰。儻得永侍先生。則得常聞善言矣。

王次亭第十二

王次亭問孔孟作用。先生曰。孔子神化。其爐錘乾坤處。真不可測。如七日誅少正卯。七日焉能便誅得朝中大聞人。三月墮三都。三月焉能便懾服得四五世。

積成大奸。使之拱手聽從。萬不敢望。孟子王道手段。竊有一二不願學處。如善戰辟草萊之才。自是行道所必用。如何定大罪。服上刑。且七雄以富強爲主。此輩皆居腹心要路。只合包容任用。使之將虎賁。行弔伐。服農政。力溝洫。彼將樂我之得用。得比於周姜禹稷矣。今日吾入門便誅汝。彼又肯容我入乎。觀孔子取衛靈。能用王孫賈等。則孔子若得用於衛。手段可想矣。○張仲誠語錄。內有夷惠非聖。逸民不足學等語。先生曰。我輩今日正要學個不可。夫子之無可無不可。如何學得。士希賢。賢希聖。聖希天。是一定程頭。若只說完美好聽。譬如執路程本。說南京說一年。還只是在此。若實去走。一步也隔越不得。夷惠夫子皆稱賢。孟子皆稱聖。須知孔子看得細。說賢便是聖。又要知孟子眼高志大。不輕伏人下。若夷惠非聖。不肯說皆古聖人。亦不肯服他得君皆有天下。我輩不

可以見不到處。輕古人也。○謂次亨曰。吾輩只向習行上做工夫。不可向言語文字上著力。孔子之書名論語矣。試觀門人所記。卻句句是行。學而時習之。有朋自遠方來。人不知不愠。其爲人也孝弟。節用愛人等。言乎。行乎。次亨欣然曰。當書紳。○吾輩改過遷善。所以自治也。移風易俗。與天下同改過遷善也。然改過遷善而不體乎三物。終流於空虛。移風易俗不本乎三重。終失之具文。○九思之功。如言思忠。非第思忠。是思要去。事思敬。非第思敬。是思要去。世人所謂工夫。上截。思忠思敬重。下截。忠去敬去。或稍輕。吾謂工夫。下截。忠去敬去重。上截。思忠思敬處。則偏輕耳。○與傅揚若言氣質。正吾性之附麗處。正吾性作用處。正性功著手處。揚若問如何著手。曰如敬之功。非手何以做出恭。孝之功。非面何以做出愉色婉容。○篤周次亨更子也。問變化氣質之說。先生曰。是戕賊人

以爲仁義也。吾性所自有。吾氣質所自有。皆天之賦我。無論清厚濁薄。半清半厚。皆擴而充之。以盡吾本有之性。盡吾氣質之能。則聖賢矣。非變化其本然也。篤周未達。曰。必疑剛化柔。柔化剛。爲學力也。試觀甚剛人。亦必有柔處。甚柔人。亦必有剛處。只是偏任慣了。今加學問之功。則吾本有之柔。自會勝剛。而剛德合於天。則本有之剛。自會勝柔。而柔德合於天。則書云。高明柔克。沈潛剛克是也。非是變化其剛柔也。正如技擊者好動脚。教師教他動手以濟脚。非是變化其脚也。○詬慾之引人。惟色爲甚。淫凶之夫。強暴以求之。白刃堅挺。不以懾其志。真貞女也。邪蕩之女。豔冶以誘之。千嬌百媚。不以亂其心。真丈夫也。然嬌媚之奪。尤甚於挺刃之劫。堅臥不動。強哉。當之不蔽。明哉。○朱主一言。用習禮等功。人必以爲拏腔做勢如何。先生曰。正是拏腔做勢。何必避。甲冑自有不可犯

之色。衰麻自有不可笑之容。拏得一段禮義腔。而敬在乎是矣。做得一番韶舞勢。而和在乎是矣。後儒一掃腔勢。而禮樂之儀亡矣。○古人正心修身齊家。專在治情上著工夫。治情專在平好惡上著工夫。平好惡。又專在待人處物上著工夫。故修身齊家之傳。引知子知苗之諺。指點人看。吾輩可以知所用力矣。○聰明不足貴。只用工夫人可敬。善言不足憑。只能辦事人可用。○孔子之道。如宗廟朝廷。宮殿巍峨。百廡千廊。禮容樂器。官寮政績。蕩蕩濟濟。賢其座廡。三千人。其各得閒舍也。最下亦垣門沼榭花柳之屬。故吾嘗云。得其徒衆之末。亦師事之。爲其實也。後儒之學。則如心中結一宗廟朝廷景況。紙上繪一宗廟朝廷圖畫。方寸操存。儘足自娛。讀講著述。儘足快口舌。悅耳目。故每自狀。如鏡花水月。惜無實也。○謂曹萬初曰。改過遷善。吾儒做聖賢第一義也。規過勸善。吾儒

交朋友第一義也。訥諫從人。吾儒做經濟第一義也。否則人役耳。烏能居成吾德。出交天下士乎。○萬初問。人輒言禮樂必百年而後興。何如。曰。古人百年後興。謂教化浹洽也。如唐虞之時。雍風動也。予則謂一日行習禮樂。一日之唐虞。一月行習。二月唐虞也。一人行習禮樂。一人之堯舜。人人行習。人人堯舜也。○杜益齋問習恭。即靜坐乎。曰。非也。靜坐是身心俱不動之謂。空之別名也。習恭是吾儒整修九容工夫。媿不能如堯之允。舜之溫。孔之安。故習之。習恭與靜坐。天淵之分也。○謂祭神感格之難也。非純心聚精。不能萃神之渙。致饗之難也。非明德蠲潔。不足邀神之歆。故事莫大於祭。道莫精於齋。孔子大聖。亦不得不慎也。○人各有稟賦之分。如彼農夫。能勤稼穡。以仰事俯畜。斯不負天之生農矣。如彼商賈。能勤交易計折閱而無欺詐。斯不負天之生商矣。學者自動。我是

何等稟賦。若不能修德立業。便是不能盡其性。便是負天。便是負父母之生。○
勉賈易改過。曰。吾學無他。只遷善改過四字。日日改遷。便是工夫。終身改遷。便
是效驗。世間只一顏子不貳過。我輩不免頻復。雖改了復犯亦無妨。只要常常
振刷。真正去改。久之不免懈怠。但一覺察。便又整頓。不知古人如何。我是依此
做來。○或訴家變。先生曰。聖人稱舜爲大孝。他聖其不孝乎。賢人稱曾閔爲孝。
諸賢其不孝乎。惟其際變而不失常。故稱耳。處常者無稱焉。此固人子之不幸。
亦人子之大幸也。因勸以負罪引慝。○蕭道成言。治國十年。使金玉如糞土。先
生曰。齊王恃其儉素不貴珍寶爲言耳。使天不廢我。但使民貢本色十年。金玉
何用。歷代人皆愚。謂本色費腳價。不知王畿之貢。可足朝廷宗廟之用。盈世州
郡邊腹皆積倉。何地有事。何地食糧。不用解矣。即使三五百里近道運盤。或山

水阻滯。三鍾致一鍾。一鍾亦可用之一鍾也。今解白金一金。即致萬金。萬金終無用之萬金也。昔困錦州。五十金。易一罏餅。不大可見哉。甚矣歷代之愚也。吾人得君。必當以稅本色均田。爲澤民第一義。

學須第十三

先生曰。學須一件做成。便有用。便是聖賢一流。試觀虞廷五臣。只各專一事。終身不改。便是聖。孔門諸賢。各專一事。不必多長。便是賢。漢室三傑。各專一事。未嘗兼攝。亦便是豪傑。○謂曹萬初曰。謹守之士。患其拘執。進以勇爲。不可及矣。豪傑之士。患其粗率。濟以愼密。莫與敵矣。○爲門人解屯師訟諸卦。畢。謂曰。誦聖人之經。須心會其理而力行之。如師長子帥師。弟子則輿尸。便知老成可貴。我今日做人。便當鎮重學。老成。去輕佻少年氣。他日爲政。便宜任用老成。勿輕

信少年喜事之人。如訟卦。便宜思陽屬健。易貴之。常以目君子。如何訟卦。便惡之。皆云。不克訟。可見君子恥爭。只以柔忍爲德。但健訟刁告。便有嘗無吉矣。如此體會。方是會易。不然與讀時文何殊焉。鹿乾嶽先生四書說約。於爲學修身等。俱向身上打照。一部四書。方看活。方有用。他人俱看在紙墨上。四書死矣。○儒者得君爲治。不待修學校。興禮樂。只先去其無用如帖括詩賦之事。世間才人。自做有用功夫。有人才則有政事。有政事則有太平。天地生民自受其福矣。又不必得君。但遇有位。以此告之。得一人決斷之。乾坤幸矣。○法乾言。一代之興。宜將同起逐鹿之人。皆爲立祠錄後。蓋彼此之起。皆爲生民請命於天者。我即得成之彼。彼即未成之我。非同亂臣叛將。殺誅殄滅。最無名義。此典一行。不惟所以勸將來之豪傑。未必非本朝之福也。○剛主佐政。桐鄉將往。來拜別。先

生贈言曰。威儀欲莊整。出語貴開明。取人勿求備。看人勿太刻。存憐天下之心。定獨行不懼之志。事必矯俗。則人不親。行少隨俗。則品不立。二者善用之。其惟君子乎。愛人才。所以愛蒼生。矯世儒。所以衛聖道。二者交致焉。其惟君子乎。剛主拜受。○孔子開章第一句。道盡學宗。思過。讀過。總不如學過。一學便住也。終殆。不如習過。習三兩次。終不與我爲一。總不如時習。方能有得。習與性成。方是乾乾不息。○父母生成我此身。原與聖人之體同。天地賦與我此心。原與聖人之性同。若以小人自甘。便辜負天地之心。父母之心矣。常以大人自命。自然有志。自然心活。自然精神起。○人須知聖人是我做得。不能作聖。不敢作聖。皆無志也。○庸人苦無氣。氣能生志。學者患無志。志能生氣。志氣環相生。孟子志氣之說。真體驗語。○丹朱驩共輩。儘足成一代榮紉君臣。堯一讓舜而氣運虞夏。

矣。堯之先天而天弗違也。帝摯荒淫。釀成洪水。堯不能化矣。舉舜禹而治平之。堯之後天而奉天時也。東遷後。世衰道微。以在田之見龍。教三千人布於天下。使百世相承。斯道不亡。孔子之先天而天弗違也。亂臣賊子有作。王迹竟熄。周遊張皇。補偏救弊。孔子之後天而奉天時也。○論歷理曰。古人於必用而不常用之官。多命專家。使世修其職。如歷與史之類。一欲其精也。一不欲多費人才於不常用之學也。堯之欽若。非徒推測其纏度次舍之氣候。欲因氣候以行其政令。斯爲敬順昊天也。敬授非徒示人以令節遲早。欲令士順令節以爲學。民順令節以務農也。其所頒月令。必逐年稍有遲早。聖人察天者精。使天人合也。後世全廢。只作吉凶卜日之書。惜哉。○三皇五帝三王。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。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。五霸之假。正假其動也。漢唐襲其動之一

二。以造其世也。晉宋之苟安。佛之空。老之無。周程朱邵之靜坐。徒事口筆。總之皆不動也。而人才盡矣。聖道亡矣。乾坤降矣。吾嘗言一身動。則一身強。一家動。則一家強。一國動。則一國強。天下動。則天下強。益自信其考前聖而不謬矣。俟後聖而不惑矣。○儒道之亡。亡在誤認文字。試觀帝堯煥乎文章。固非大家帖括。抑豈四子五經乎。文王經天緯地。周公監二代所制之郁郁。孔子所謂在茲。顏子所謂博我者。是何物事。後世全誤。○治平之道。莫先於禮。惟自牌頭教十家。保長教百家。鄉長教千家。舉行冠婚喪祭朔望令節禮。天下可平也。○學者。須振萎惰。破因循。每日有過可改。有善可遷。即成湯日新之學也。遷心之善。改心之過。謂之正心。改身之過。遷身之善。謂之修身。改家之過。遷家之善。謂之齊家。改國與天下之過。遷國與天下之善。謂之治平。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。

有善可遷。便是昏惰了一日。人君但不見天下今日有過可改。有善可遷。便是苟且了一日。○張仲誠云。人言堯舜任其自然非也。堯舜只是終身兢業。譬如鳶飛戾天。儻一斂翅。便從雲際墜下。○景州吳玉衡問學。先生曰。學者學爲聖人也。後世二千年無聖。有二弊。一在輕視聖人之粗迹細行而不肯爲。曰所以爲聖人。不在此。一在重視聖人之精微大德而不敢爲。曰聖人極詣。非我等常人所能及。然則聖人斷是天外人矣。僕下愚也。於聖人大處不敢言。只是向粗迹碎小處。勉行一二。如齊必變食。居必遷坐。蔬食菜羹必祭。必齊如。迅雷風烈必變等。○人於六藝。但能究心一二端。深之以討論。重之以體驗。使可見之施行。則如禹終身司空。棄終身教稼。皋終身專刑。契終身專教。而已皆成其聖矣。如仲之專治賦。冉之專足民。公西之專禮樂。而已各成其賢矣。不必更讀一書。

著一說。斯爲儒者之眞。而澤及蒼生矣。○苗揆文有異母二少弟。揆父篤友愛。教養成。人不私先人遺金。出而公用。其二弟赴府縣試。盤費必倍。曰非不知營辦之難也。第恐少弟出門有不如意。此心不可以對先慈矣。其子獨任勞瘁。有拔其叔意。便教之思祖母恩。先生曰。孝友哉。不蓄私財。不聽妻子言。義居可久也。○思人和兄弟。所以孝父母也。和從兄弟。所以孝祖也。和再從兄弟。所以孝曾祖也。和三從兄弟。所以孝高祖也。和疏族。所以孝先祖也。

教及門十四

先生教及門活心之法。只要自檢。一念之動是人欲。便克治之。便剛斷之。則自活。引冉姬斷指爲法。鉸因述前於內室壁上。書相在爾室。尙不媿於屋漏。以自箴。夜卽夢念此箴。以拒邪妄。昨習禮。則夢登孔子之堂。觀顏曾諸賢講習禮樂。

先生曰。子根氣好。充此即可爲聖爲賢。勉之哉。無負吾教也。○錢問行禮。家人多阻撓。奈何。先生曰。然。予之初行禮也亦然。惟剛毅以持之。講說以曉之。積誠以感之。悠久以化之。自彬彬矣。夫行乎禮。則閨門之內儼若朝廷。不亦貴乎。體乎仁。則萬物皆備。天下歸仁。不亦富乎。是。以在我重。而世味輕也。○郝公函問董子。正誼明道二句。似即謀道不謀食之旨。先生不取何也。曰。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。世有荷網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。抑將恭而不望其不侮。寬而不計其得衆乎。這不謀不計兩不字。便是老無釋空之根。惟吾夫子先難後獲。先事後得。敬事後食。三後字無弊。蓋正誼便謀利。明道便計功。是欲速。是助長。全不謀利計功。是空寂。是腐儒。公函曰。悟矣。請問謀道不謀食。曰。宋儒正從此誤。後人遂不謀生。不知後儒之道。全非孔門之道。孔門六藝。進可以獲祿。退可以

食力。如委吏之會計。簡兮之伶官。可見。故耕者猶有餒。學也必無饑。夫子申結不憂貧。以道信之也。若宋儒之學。不謀食。能無饑乎。○又問勤慎和緩。緩字何義。曰。孔門爲學爲治。皆尙敏。故曰敏於事。而敏於行。敏則有功。孟子曰。民事不可緩。曰。近世則珍緩。何也。曰。時也。三代氣醇。所生之天才既厚。而學養又素裕。敏則有功。近世人才既劣。而學術又失。忙則敗事矣。○倪鴻寶之弟元瓚。亦進士也。甲申變。棄家。偕其妻隱深山。治生同農夫。康熙間有同年友大貴。同某太守更士人服訪之。年已耄。不相識矣。叙往事。久之有老嫗持箕帚確糝入。其夫人也。貴人曰。金幣不敢以贈。願供米麥若干石。炭若干包。元瓚曰。素不受人餽。卻之恐公弗堪。請爲公施粥。以贍貧民。貴人行後。盡施之。復鍵戶遁。莫知所之。○爲人日行一善。二年可千善。積善何難。人病不爲耳。○威不足以鎮人而妄。

夷之。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市之。不智也。禍於是伏焉。仁而得暴。仁者必自反也。暴以招暴。又何異焉。恭者來侮。恭者必自反也。侮者致侮。又何尤焉。○禮樂。聖人之所貴。經世重典也。而舉世視如今之禮生吹手。反以爲賤矣。兵學才武。聖教之所先。經世大務也。而人皆視如不才寇盜。反皆以爲輕矣。惟袖手文墨。語錄禪宗。爲至尊而至貴。是誰爲之也。○人須常自衡。天之生我。父母之成我。其中人乎。中人以下乎。抑中人以上乎。果中人以下。則鑿井耕田。已無負於生我矣。或中人也。則隨世波流。亦何負。儻中人以上也。則上當爲五臣十亂。中當如三傑二十八人。下之亦須主城貳郡。實求輔挽氣運。利濟生民。不然。則負我資性。爲天地父母之罪人矣。○一吳生氣象端凝。先生謂之曰。人賦性質愚。耕田鑿井。勤力養家。無負於天矣。亦無負於親矣。賦性聰秀。不能出衆自強。以才德

見於世。如天之生我何。如親之育我何。故下之爲秀民。中之爲豪傑。上之爲聖賢。在乎人自爲耳。○人之爲善。得人之感報。人之稱傳。天不必報之矣。人之有長而自表自見。天亦不必祚之矣。天之所祚報者。人不感稱。自不表見。乃所謂陰德也。觀舜之爲子。禹之爲臣。令人愧勵。○志不眞則心不熱。心不熱則功不緊。故多睡之人無遠圖。立志之子多苦想。○古人靜中工夫。如洗心退藏於密。夙夜基命宥密。明見於經。吾人宜洗去習染之污穢。退藏精深而不粗疏。表暴夙夜勤惕。立定天之予我。常令寬廣。莫令窄狹。常令精密。莫令粗疏。此明德第一層誠正工夫。○思君子之心坦蕩。則世路無往不寬平。小人之心中險窄。則無時無地不戚戚。予天資非君子。而勉學其一二。能於禍福得失之慮。不參於神明。怨天尤人之念。不累於夙夜。或康節所謂太平人乎。○人必能斡旋乾坤。利

濟蒼生。方是聖賢。不然。雖矯語性天。眞見定靜。終是釋迦莊周也。○論郡縣體統。曰太守卽古方伯。州縣卽古五等諸侯也。何事分道布按司。又重之以巡撫。加之以總督。倍加六等方伯乎。賢者摯肘多。而才能莫展。不肖者效媚多。而剝民益重。故曰治世之官詳於下。亂世之官豐於上。○大學明德之道。無時不可學。無日不可時習。如時時敬其心。卽孔子所謂齊。習禮於心也。時時提撕警覺。莫令昏蔽。卽孔子所謂明。亦習禮於心也。每日正其衣冠。潔淨整齊。非法服不服。卽孔子所謂盛服。習禮於身也。至目容端。習禮於視也。口容止。聲容靜。習禮於言也。至於手容恭。立容德。習禮於持行也。凡九容曲禮。無非習禮於身也。禮眞斯須不可去者。○盤銘云。苟日新。振起自滌矣。日豈一日乎。而復云日日新。蓋日新。雖上智不能保無間斷也。日日已無歇工矣。何必云又日。蓋功雖有常。

不能保久而不因循惰怠也。其必學曾子之日省可乎。○與李命侯言古今旋乾轉坤。開務成物。由皇帝王霸。以至秦漢唐宋明。皆非書生也。讀書著書。能損人神智氣力。不能益人才德。其間或有一二書生濟時救難者。是其天資高。若不讀書。其事功亦偉。然爲書損耗。非受益也。命侯問書可廢乎。曰否。學之字句皆益人。讀著萬卷倍爲累。如弟子入則孝一章。士夫一閱。終身做不盡。能行五者於天下一章。帝王一觀。百年用不了。何用讀著許多。千年大患。只爲忘了孔門學而時習之一句也。○習恭。見壁上書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。思小心難矣。翼翼更難。事上帝難矣。昭事則更難。蓋小心祇事敬畏焉耳。翼翼則終日乾乾。同乎天矣。事帝明且若臨。仍一敬畏焉耳。昭事則爲人君臣父子。一有不止乎仁敬孝慈者。非上帝命我意矣。視鰥寡孤獨。一不得所。一或欺殘。非上帝降鑒意。

矣。吾妄從事三十年。而一無可自信也。觀各門上懷乎上帝箴。可懼也。○教果齋脫俗累。曰世人之所怒亦怒之。世人之所憂亦憂之。世人之所苦亦苦之。何以言學哉。故君子無累。○天無不覆也。吾心有不覆之人。則不能法天之高明。地無不載也。吾心有不載之人。則不能法地之博厚。

杜生第十五

杜生隨行。出里門。先生乃乘。因教生曰。道莫切於禮。作聖之事也。人之不肯爲聖者。只因視禮之精鉅者。曰是聖人事。非我輩常人所敢望。禮之粗小者。曰但能此。豈便是聖。聖人不在此。是聖人無從學也。吾願有志者。先其粗。慎其小。學得一端亦可。即如出里門乘。入里門下。出則告。反則面。豈人所不能哉。不爲耳。○聞人讀舉賢才。謂之曰。我輩士庶。莫謂學不得此句。見人孝弟。便學他孝弟。

便到處稱揚他孝弟。見人廉幹。便到處稱揚他廉幹。即吾人在下之舉賢才也。凡書皆宜如此體驗。不可徒讀。○念念向天理上想。心上達也。事向天理上做。身上達也。若百念百事升天。忽一念一事墮地。前功盡棄矣。可恃乎。○制欲之法。明以辨之。剛以斷之。○孫瑜字叔禮。爽子也。其傳載毀蔡州。吳元濟像。改祀裴度。先生曰。毀之改之是矣。然元濟至三百年猶廟祀之。則雖竊據一時。亦必有澤及生民處也。今聞青陽縣有張定邊祠。想亦有不可忘者乎。後世卽一日長民之豪傑。皆當知勉。○人不辦天下事。皆可爲無弊之論。若身當天下事。雖聖人不能保所用之無僉邪。蓋辨事只以得才爲主。事成後。若彼罪著。再爲區處而已。試觀堯用三凶。孔子論衛靈用三臣。忠武用延儀。從來如此。○小魯。小天下。極贊聖人之高。觀瀾。如中庸語大莫載。容光必照。如語小

莫破注意在學聖者如流水。不盈一科不行。不成此章不達。學兵成了片段。方學農。學農成了片段。方學禮。學樂。孟子所見極真切。不曾岔了孔子路徑。後儒見解全別。後見先生教幼童數也，語之九數，不令知有乘法，乘法熟方令知有歸除，教禮循善誘也，先生其不岔孔子路徑與，○果齋自任有千金不奪之守。先生曰。噫。何言之易也。嘗以不拾遺一節自勸矣。一錢不拾。未必百也。百金不昧。未必千也。千金不昧於通衢。未必不一金昧於深夜也。又嘗以好色自勸矣。見三分色。目不睨。心不亂。未必保八分也。八分豔嬌而不亂。未必保傾國奇姿也。傾國奇姿不亂於白晝。而野花俗草。反溺於隱僻衾枕者。未敢保也。此四十年來。與法乾交相恐懼警切。而未敢自信者。何言之易也。○古者弟子爲學。先教之事父事兄。服勞奉養。今世爲學。惟教之讀書作文。逸情其身。而奴隸其父兄。此

時文取士之害。讀作爲學之弊也。○人之志道德也。君子積年作之而不興。志富貴也。俗人一言動之而輒起。甚矣志道者之鮮也。○或問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。一日甚暫。天下至大。一日纔克復。焉得天下遂稱其仁。先生曰。如子今日克己復禮。莫道天下便左右隣里。亦未必稱仁。是夢語也。我之本體。原萬物皆備。只因自己失了天理之則。便與父子兄弟皆植藩籬。况天下乎。今能一日復了天理之正。則己仍是萬物皆備本體。民皆吾胞。物皆吾與。普天之下。皆入吾愷惻涵育之中。那有一物不歸吾仁中者。只因自己無志無力。不克眞復此理耳。故緊接爲人由己二句。○李益溪與陳睿菴習樂舞。每學一舞。詳說而習之。先生喜曰。此方是博學。而詳說之。方見不亦說乎景趣。○益溪言學一次。有一次見解。習一次。有一次情趣。愈久愈入。愈入愈熟。先生曰。不實下習工夫。不

能咀此滋味。○益溪言容貌辭氣德之符。宜端嚴修整。不可簡率苟且。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。不足言政舉。必其人存。實以之爲天下國家。方是政舉。孔孟之學布在經傳者。不足言道行。必其人存。實以之見習行經濟。方是道行。道之息者千餘年矣。傷哉。○思以我易天下。不以天下易我。宏也。舉國非之而不搖。天下非之而不搖。毅也。○王景萬言看綱目。先生曰。先定志而後看史。則日收益矣。如志在治民。凡古大臣之養民教民。興利黜害者。皆益我者也。志在勸亂。凡古良將之料先策後。出奇應變者。皆益我者也。志不定。則記故探詞。徒看無益。猶之四書五經矣。○人之心不可令閒。閒則逸。逸則放。○今之人修天爵。以要人爵。孟子嘆世道之衰也。而吾正因修之。要之者。服周公制法之善。修天爵。以要人爵。雖文武盛時。不能保無其人。修之久。則習與性成。功名之事。皆性命

之事矣。雖至春秋戰國。周道衰微之極。人猶修其天爵。以要人爵。卽此一修一要。其存天理。成人材者。不淺。此所以戰國之人才。猶盛後世。今世求一修一要之者。何可得哉。○羲皇上人。亦非異難。但淳朴無機心。無飾雕。無牽繫。穆穆屯屯。便近之。所謂欲與天地不相似。不可得也。○天下人之入此帖括局也。自八九歲。便啾啾。十餘歲。便習訓詁。套襲構篇。終身不曉習行禮義之事。至老不講。致君澤民之道。且無一人不弱不病。滅儒道。壞人才。阨世運。害殆不可勝言也。○請父生祠。思爲人臣者。每朔望謁聖。揚其忠也。吾爲人子。每晨謁父。揚其孝也。可不立吾父之身乎。○一日習數。思習功久曠。便忘。况不習乎。宋代諸先生。雖天資高。可不習而熟。可久曠而不忘。能保其門下天資皆若之乎。甚矣孔門時習成法。不可廢也。○改過遷善。吾人實地工夫也。誠逐日有過可改。有善

可遷。即日新之學矣。○蒔蔬畦草。思草雖甚蕪。去一科。終是少一科。揀其大者。去得一二。蔬隴亦自改觀。吾心之慾去一分。自是少一分。雖未遽能去盡。若將好色好貨大段去得一二。本體亦自光明矣。○先生不視非禮。或反嘲之。先生曰。制之於外以防其內。吾儒之學也。或曰。吾見之如不見然。先生曰。汝即不動心。何必訝不視者乎。曰。此外面工夫。內必無檢制。先生曰。四勿皆從視聽言動上克去。孔子亦驚外乎。曰。勿者心勿之也。先生曰。視者誰視之乎。○朱參兩以憂鬱成疾。先生曰。兄知天地之性人爲貴乎。萬物皆所以奉人。故人貴。若以物役人。則不貴。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非特人君然。學者亦有之。有財足以廣身之施。無財不足以損身之樂。以財發身也。有財適以益身之愚。無財又以戕身之命。又以身發財也。參兩曰。莫非命也。桎梏死者。非正命也。先生曰。

法乾講此書甚寬。不惟桎梏巖牆之類非正命。凡好色好貨好食好爭勝之類以致死者。皆非正命也。以此推之。作無益之憂。以損生者。亦非正命也。參兩悅。

趙盾第十六

先生曰。趙盾不忘恭敬。令人不忍刺。不忍殺民之主而自死。兩者俱難及。然君不義。使我刺其大臣。亂命也。信之不必全者也。何必死。是謂傷勇。且使其人而知義也。當對晉君曰。趙氏世有勳勞於國。且忠賢人也。君無自壞長城。儻患其權過盛。宜稍抑其政柄。何至以千乘作盜行乎。不聽。以死爭之可也。去之亦可也。計不出此。而甘承爲盜之令。其人必剛暴小人。偶爲趙卿忠敬感發其良心耳。雖然。竊自殺而不賊民之主。亦足多矣。○同母弟楊怒其族人。先生曰。母。彼於爾。今稱從親。相戾如此。豈不思於爾祖則兄弟之親。於爾曾祖則一人之身。

也。譬如一身而分二股。二股而分十指。焉有以此股傷彼股。此指折彼指者哉。彼相好吾與好。彼不相好吾亦與好。楊曰。我勞於彼。彼不酬一二。先生曰。方爾之服勞於彼。卽計其酬。是利心也。豈服勞哉。○聖人以一心一身爲天地之樞紐。化其戾。生其和。所謂造命回天者也。其次知命樂天。其次安命順天。其次奉命畏天。造命回天者。主宰氣運者也。知命樂天者。與天爲友者也。安命順天者。以天爲宅者也。奉命畏天者。懷天爲君者也。然奉而畏之。斯可以安而順之矣。安而順之。斯可以知而樂之矣。知而樂之。斯可以造而回之矣。若夫昧天逆天。其天之賊乎。○思。天地一我也。我一天地也。萬物一我也。我一萬物也。旣分形而爲我。爲天地萬物之靈。則我爲有作用之天地萬物。非是天地萬物外別有一我也。時而乘氣之高。我宜效靈於全體。時而乘氣之卑。我亦運靈於近肢。分

形靈之豐。齋乘氣機之高卑。皆任乎此理之自然。此氣之不得不然。不特我與萬物不容強作於其間。亦非天地所能爲也。○王法乾云。有氣數之天。有聖人之天。氣數之天。待補救於聖人之天。聖人之天。卻有時隨氣數之天。有時不隨氣數之天。○朋友議書。雖各是已見。不可遂成嫌隙。聖賢原是說天下公理。豈容以偏私參之。○石鵬妻劉氏。清苑庠生源深女也。貞節賢孝。出於性成。自八九歲時。未嘗偶立門外。雖姻親無見之者。其來嬪石門也。孝謹端凝。族中女長咸爲其姑賀。未幾鵬卒。氏矢共姜之節。其翁姑皆弗忍。擬命服闋別適。及三載終不可奪。因屬其父諭意。其父曰。吾子自孩穉知義理。吾信之久矣。此自其真心。吾當成之何勸焉。氏伯翁大感傷曰。異哉。此子年方十七。且無子息。爲人所不能爲。守人所不肯守。如若人可令無後乎。卽以已孫爲之子。氏撫歲餘兒。事

翁姑賢淑勤慎如一日。○張文典。肫誠懇惻。口不出誕語。身著一長布衫。雖盛暑不解。終日斗室中紡績不輟。人不堪熱。皆乘涼就沼。獨足不出戶。宴如也。雖未入庠。而強記有文。先生曰。隱君子也。○高三秀才出遊。盜斫於河。被救出家。人以死聞。其妻改適。其妾誓守孤女不嫁。家人逼令出門。備極凌虐。妾知節不能全。至夜。擬後門自縊。將投環。其夫適歸。呼之。妾疑鬼至。驚且泣曰。無相厄。少須吾從汝鬼矣。夫亟呼曰。吾汝夫也。汝何中夜至此。我也。非鬼也。可速啟門。妾曰。舅親見汝被戕於河。豈復人乎。其夫語以獲救。故。妾終駭愕不敢啟。因疾入。呼家人視之。家人詬其顛詭。詭詭人耳。妾陳其實。乃秉數炬登垣照之。審。乃納之。家人相向哭。已而問其妻。已從人矣。其夫感妾貞烈。終身不娶正室。錢開高生獲救

後，爲闖賊李自成僞將一斗谷所虜，奇其文貌信任之，署爲偵將，生率衆出，官軍營河岸，生故遙候，登一山顛，有關公祠，因入禱以不

忍從逆，欲乘便逃去之志，題詩於壁，以自見，其副甚恐，生告以朝廷不可負，僞賊不可從之義，乃諭衆士各散而歸，生之忠正如此，而天卽予以貞烈之妾，奇哉，○人有好善的念。是天生秉彝之偶動。不可謂此先生所以表彰而之歟，○人有好善的念。是天生秉彝之偶動。不可謂之志。日夜專向一事用力。終身不倦者。乃是志。有一時自得之機。是人心偶現之彷彿。不可謂之樂。時時常如那。一念無累。反身而誠者。乃是樂。○夫子作春秋。思。學者無日不作春秋。無念不作春秋。吾身天下也。吾心朝廷也。統四端兼萬善之仁天子也。喜怒出處取舍進退動靜之際。皆自仁上起念。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。若偏任義禮智。則必有過剛過柔過巧之患。所謂自諸侯出也。若血氣用事。如以喜怒爲取舍之類。則自大夫出也。或任耳目四肢之欲。徒以便不便爲喜怒焉。則陪臣執國命矣。甚至一朝之忿。忘身及親。快一喪萬。則展拓郭解之徒。司生殺。甚至酒色忘身。飲食殞命。逐外物而不有其身心者。則蠻

夷猾夏矣。故學者鑿喪之後。而居敬存誠。扶立天君者。春王正月之義也。三月不違。大有年之義也。日至月至。齊侯朝之義也。雖天理漸微。而必欲光大之。天王狩於河陽之義也。雖人欲昌熾。而必欲抑絕之。楚人楚子之義也。存養之功。時證疏密。雨不雨之義也。緘私黠欲。必謹消長。或蝨或蝗之義也。發乎念慮之非常。見乎五官四肢百體之違和。必加警惕。鷓退飛。宗廟災。日有食之謂也。要之克己復禮。吾人春秋之精意也。胡氏之論春秋曰。遏人欲於橫流。存天理於既滅。真得春秋之旨也夫。○教人愛兄曰。吾盡心以愛兄。兄悅之。人稱之。吾心無愧。吾盡心以愛兄。兄反疑之。人反誚之。吾亦可以無媿於己。無媿於兄。無媿於天地。無媿於宗祖。無媿於九泉之父母。是謂成人。否則惟人言之是顧。則雖有術局。致兄悅人譽。而吾愛兄之心。實有媿焉。其於人之成否何如乎。○凡有

所爲。無安坐而獲者。須破死力始得。武侯出師表勸後主。全是此意。如讀書作文。原不是學。而亦足驗功力。心靜則見理明。必有過人之見。養恬則筆自舒。必有安閒之局。理真則氣自壯。必有轉折雄宕之致。

世情第十七

先生曰。世情任其險阻。君子維持之以平坦。世情任其刻薄。君子惟將之以忠厚。○謂諸生曰。世俗讀書者。回舍飲饌。或不如意。輒使氣。此大不可。若等寧有是乎。吾輩爲子弟者。正當勞力。得甘旨以奉父母。既不能矣。且反受食於父母。而安逸讀書。又何驕侮乎。慎勿然也。○孫秉彝言。反心無媿。先生曰。須自家庭間求之。汝事老祖。寡母長兄。皆得其歡心。始可云無媿也。往聞爾不率。今後改之。對曰。祖年高。悖惑多怒。故人妄傳不孝名耳。先生曰。嗟乎。人傳者不孝之名。

子自道其不孝之實矣。子但見祖老悖惑。便是不孝。天地間豈有不是祖父哉。
○孫其武見先生盛暑衣冠。曰君衣冠終日。不幾夏日飲湯乎。先生曰。夏飲水。
冬飲湯。是夏葛冬裘類乎。曰然。曰吾夏衣夏冠。殊未暖巾羔裘也。何違時之有。
曰何時去之。曰夜寢去。曰此冠不比前朝。殊壓頭。正如陳無已卻衣凍死。微事
耳。兄卽垂之簡冊。此何足傳。曰簡冊不敢問。但人能如陳無已亦佳。常恐第作
無已卻衣人耳。○思。人欲之動。如媚臣佞士之移人於不覺。如醇醪芻豢之啖
人以難置。如白刃深滯足以奪人之魂。如圜圉桎梏足以挫人之氣。如神龍猛
虎之難捉。如孟賁夏育之難伏。噫。如是而能窒之。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。如是
而能寡之。非天下之大賢不能也。如是而能無之。非天下之至聖不能也。可畏
也哉。○夫人目之於色。耳之於聲。口之於味。四肢之於安佚。皆欲也。須是強制

他。若一任之。將何所不至哉。○子路稱季路。人皆謂因仕季氏之門也。若然。則冉子宜稱季有。恐無因其主改姓之理。况大傳明有季子之稱。焉知非仲氏排行乎。○仁者先難。學者須要先難。此理難知。人知之而我不知。恥也。此事難能。人能之而我不能。恥也。若憚其難而止。是自暴棄也。况學若求明求能。只一用力。便可豁然矣。○氣數所在。雖聖人無如之何。堯舜之子不才。孔子之子先歿。禹三世幾絕嗣。武王八十始立子。氣數何心哉。錢按先生此言，蓋爲已發也。先生之學德，而並無不才之子，與先歿之嗣，則氣數誠何心哉。先生雖云順受，君子不能不爲之悼嘆矣。白虎通四飯解。天子平日食。晝食。哺食。暮食。凡四。諸侯三。大夫再。余按四三再飯。如今設席。所云幾道飯。其每飯作樂侑食。如今每上一飯。必鼓吹一通。蓋一食而天子四。諸侯三。大夫再也。是以禮有天子一飯告飽云云。白虎通似謂天子終日四飯。諸侯終日三。大夫

終日再也。然則士將一飯。民將不飯乎。况今惟至貧人。始一日再飯。古之大夫。豈亦如是。恐是天子每日四食。每食又各四飯。其餘皆三食。諸侯則每食三飯。大夫則每食再飯也。○伯夷氣質近清。柳下惠氣質近和。各就所近。而使清和得天理之正。便是聖人。宋儒必欲剛變成柔。似非如是。贊李延平行步。近幾里如此行。遠幾里亦如此行。喚人一聲不應。二聲。三聲。仍如前不加大。夫天欲暮。近者緩。遠者自宜急。一聲人不聞。二聲。三聲。自合加大。豈可以緩小爲是。急大爲非哉。非可以久則久。可以速則速之道矣。○講。王曰。吾憚一段。謂彭好古曰。此時齊王不若有志乎。而卒不足有爲者。志一發而莫繼也。故君子日新。推而爲志則作新。一日不作則不新。一日不新則志萎。先王制禮作樂。正爲此耳。○或問殺一不辜。得天下不爲。恐湯武革命。不能不殺一無辜。先生曰。城破殺人

賊也。吾知湯武無之。順義倒戈。吾知湯武悲之。逆刃者死。則賊黨也。非辜也。不惟南巢牧野之地。雖滅國五十。其何害爲聖人哉。○孔子祖述堯舜。孟子言必稱堯舜。正見明新兼至之學。原是學作君相。後世單宗孔子。不祖堯舜。雖亦或言孔子卽堯舜。其實是明體不達用之隱病所伏也。所以二千年來。只學孔子講說詩書。將其新民主之學全失。便是做明德處。亦不過假捏禪法。不惟其成就不堪。帝不堪。王不堪。將不堪。相不堪。乃從其立志下功本處。便是於帝王將相之外。世間另做個儒者。噫。豈不可怪也哉。歷代相承。又交相掩護其癖。而莫爲之發。是其割瘵無日。將殘疾羸疲之儒脈。卒至淪胥以亡而後已也。噫。豈不可哀也哉。○唐虞之世。學治俱在六府三事。外六府三事而別有學術。便是異端。周孔之時。學治只有個三物。外三物而別有學術。便是外道。○法乾曰。靜中養得明。

自會臨事順應。先生曰。書房習數。入市便差。則學而必習。習又必行。固也。今乃謂全不學習經世之事。但明得吾體。自然會經世。是人人皆不勉而中矣。且雖不勉之聖人。亦未有不學禮樂而能之者。今試予生知聖人一管。斷不能吹。况我輩爲學術所誤。寫字習數。已不勝昏疲。何與於禮樂乎。○謂馬遇樂曰。今日四書盡亡矣。如學而時習一句。夫子言之。不是教人講說作文。乃是教人學道習道也。今日有一學而時習者乎。儻以六藝六府取士。人始真學真習。四書始有用矣。○常動則筋骨竦。氣脈舒。故曰立於禮。故曰制舞而民不腫。宋元來儒者皆習靜。今日正可言習動。

不爲第十八

先生曰。不爲酒困。着是小事。夫子直恁作重大難能者。虞舜好察邇言。是大聖

人偏於瑣細做工夫。故曰。聖人之心無小事。此其所以爲聖人歟。吾人改過遷善。無論大小。皆須以全力赴之。方是聖門主忠信徙義之學。○謂馬遇樂曰。志乎正。不正。不敢志焉。志之久。則所志無非正矣。習乎善。不善。不敢習焉。習之久。則所習無非善矣。○世寧無德。不可有假德。無德猶可望人之有德。有假德。則世不復有德矣。此孔孟所以惡鄉原也。世寧無儒。不可有僞儒。無儒猶可望世之有儒。有僞儒。則世不復有儒矣。此君子所以惡夫文人書生也。○極天下之色。不足眩吾之目。極天下之聲。不足淆吾之耳。極天下之豔富貴。不足動吾之心。豈非大勇乎。○或問月何爲有閏。曰。小盡之積耳。問何爲盡有大小而煩置閏也。曰。天度三百六十有奇。日行歲一周天。而嘗不齊。盡無小則日速。而月數務盈。令節漸差矣。月無閏則氣遲。而時數拘序。春秋不時矣。問冬則日短。何也。

曰。夏之天日非增。冬之天日非減。冬日南行。出地上者少。掩地下者多。夏日北行。出地上者多。掩地下者少。是以晝夜因而長短焉。非天日有長短也。問日亦周地下乎。曰然。固形若卵。而轉若輪也。○高賢名士。人中俊傑。學者宜多友而多識。故過其地不交其賢。君子恥之。然過而不交。與交而不能使其人重。一也。故孟子曰。一國之善士。斯友一國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。斯友天下之善士。○天之賦命各異。石崇王愷致客。紫紗帳四十里。錦帳七十里。若分其五七里所有。幾足貧士衣食半生。然而不可得也。顏曾盛德在躬。道義充腹。若分其片言節行。亦足譽富貴者於千古。然而亦不可得也。雖然求愷崇之五七里帳不可必。求顏曾之片言節行。猶可勉也。亦爲之而已矣。○齊都司奏階在江陵。上令逐客官。齊卽先事走錢塘。其府守及令獨保留。家人復呼還。人曰。他官皆逐。令獨

保公宜謝之。曰。令我無害於地方而留公也。我以令留而還。亦公也。今謝之。反私矣。不往。又三載令休官。乃見之館舍。令感服。○思。漢唐來至今日。作文者。做某大家也。寫字者。做某名家體也。著書談學者。做某先儒宗旨也。惟體道作事。而不做古人之成法。是可異也。做文字書言。人皆愛慕之。做古人之體道作事。人則譏笑之。是尤可異也。而其實不足異。以取士者在文字書言。而不在體道作事也。及其考功課績。則悖道者斥之。合道者賢之。事治者謂之能。事敗者謂之庸。文字書言莫之問矣。取非其所考。孝考非其所取。此唐宋之惑政。而士風之所自壞也。司柄者。宜知變計矣。○夫子。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夫子也。其道。乃鄉里道路朝廟之道。學。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學也。如謂讀書。便足處天下事。而不必習行。是奉天下而漢儒也。如謂一室主靜敬。便足明天下理。而不必歷練。

是率天下而禪也。○天理勝則精神清明。人欲熾則意思昏濁。此理甚明。而人每舍清明。而甘昏濁。暴棄孰甚。○軍者。天地之義氣。天子之強民。達德之勇。天下之至榮也。故古者童子荷戈。以衛社稷。必葬以成人之禮。示榮也。明政充軍。以罪疆場。豈復有敵愾之軍乎。○尤西川云。輕得利便。入得門。輕得色。便升得堂。輕得名。便入得室。因思好計得失。利也。非嗣之合色也。營非所及。名也。學者可不爭自濯洗乎。○治水之法。五要必備。而莫愚於防塞。蓋善治水者。不與水爭地。因其流而導之。即因以歧爲二。且水利可興也。嘗觀於蠡河。以爲當自上流。依古河道分疏。自蠡城西南王哥莊來。又歧爲二。使濼繞城之左右。至城陰而合。迤邐達楊哥莊。以通白洋。淀入於海。一可爲險守。一可來下流。魚鹽葦藕之利。且東河勢殺。兩河沿濱。灌園植蒲。水利大興。不可盡言也。○錄昏於禮議。

昏下更舊文曰。身及主昏者。無喪服乃可議。大不得已。功總既葬。或可權成。又補云。喪家不議。盜家不議。房帷不檢之家不議。世有凶人惡病之家不議。曾有父兄讐怨之家不議。指腹童幼不議。爭財無禮不議。倫序乖紊不議。取家法嚴整醇良。取女壻賢行才品。一時門第富貴不足羨也。○或問兵術獲罪聖門乎。先生曰。然。然否。今使予治兵。三年而後戰。則孫吳之術可黜。節制之兵可有勝而無敗。若一旦命吾爲帥。遂促之戰。則詭道實中庸也。此陽明子所以破宸濠擒大鬻也。何也。率不擇之將。以不教之民。畀之虎狼之口。覆三軍。喪社稷。曰吾仁義之師。恥陷阱之術。此不惟聖門之腐儒。而天下之罪人矣。君子何取焉。

刁過之第十九

刁過之論講學。分門角爭之弊。先生曰。此道之所以不明也。假令古聖人生於

後世。伯夷之徒。必誡伊尹之五就湯桀爲無恥。伊尹之徒。必謗伯夷之不仕不友爲絕物。乃不惟孔孟同尊之。而殷周之際全無他議。今日不以明道爲事。惟以口舌爭雄。故不相容也。○王法乾曰。學須要講。只患不明。先生曰。道須要行。只患不斷。法乾每事要裁。先生以義。先生每事助法乾以仁。劉煥章曰。如二君者。眞古之所謂和矣。○夏希舜問如何是慢。先生曰。怠也。如汝頭容不直。足容不重。便是慢。吾人要爲君子。凡讀書須向自己身上打照。若只作文字讀。便妄讀矣。○人之爲學。心中思想。口內談論。儘有百千義理。不如身上行一理之爲實也。人之共學。印証詩書。規勸功過。儘有無窮道德。不如大家共行一道之爲眞也。○禮樂射御書數似苦人事。而卻物格知至。心存身修而日壯。讀書講論似安逸事。而卻耗氣竭精。喪志痿體而日病。噫。非眞知學者。其孰能辨之。○邊海

若憤目病誤學。懊懺不已。先生曰。堯舜以前。聖賢固不讀書。近儒陽明先生亦云。雖不識一字。亦須還某堂堂的做個人。豈必多讀而後爲學。且學乃隨人隨分可盡。無論貴賤貧富老幼男女智愚聾瞽。只隨分盡道。便是學。况汝前此所讀書。所受教。已自不少。但實體之。實行之。已自足乎。○語法乾曰。古人於所不可追補者。亟盡力。良有以也。吾後溪祖今歲便不能與宴矣。故曰親不在。雖欲孝誰爲孝。年旣長。雖欲弟誰爲弟。○朔日行禮畢。二生始至。先生斥之曰。汝未讀孝經乎。夙興夜寐。無忝爾所生。土農工商所同也。予少壯時。聞鷄必衣冠而起。無事卽坐以待旦。今媿衰疾。然猶昧爽夙興。摘髮沐面。著常服掃拭。更禮服行三禮。謂家祠。家人。學儀。三項禮。今禮畢而汝等始至。何無志乎。○與高生言事親愉色婉容。性所自有。須著力發出。旣發。又須頻頻習熟。不是不費力的。故夫子曰。庸德

之行。不敢不勉。又言得親順親。莫謂我不能有此心。此心聖賢庸愚同有。將此心行出來。就是聖賢異人處。今人可怪。不敢言聖賢。並不敢言爲聖賢。夫不自聖賢可也。若并不爲聖爲賢成何人。○敗亡之國。未嘗無謀。但言之不用耳。廢棄之人。未嘗無善。但口言之不力行。心思之而不加功耳。○賭博之不才。去盜一間耳。皆非其有而取之也。昔先王之治。男女分途。路不拾遺。學者卽不及聖人。何遽不及聖人之民人。能充路不拾遺之心。無所往而不爲義矣。○序烈香集略云。宇宙真氣。卽宇宙生氣。人心真理。卽人身生理。求其自全。真理以生。且以撐持宇宙生生之氣者。止數忠臣孝子節婦耳。忠臣孝子復有名心爲之者。真不真未易辨。婦人女子不感之詩書。非激於僚友親戚。率多真。若滿城花氏女。未嫁殉夫。雪棠記已傳布海內。今烈婦其又爲吾保郡一奇蹟乎。其又爲全

生氣以撐持宇宙生生之氣者之一人乎。天下後世聞其風。散者日醇。礪者漸厚。復還虞夏云云。烈婦姓許，自縊殉夫。○君子以所不及尊人。小人以所不及疑人。惡人以所不及忌人。○謂士僚曰。取士之法。洪武初制甚善。第行之欠唐虞三代之意耳。不令而天下從。不教而天下善。其惟選舉乎。士僚曰。弊生法滯。是以不永。先生曰。法弊滯弊。則法常行。弊生變法。則法即弊。如棄選舉取入股。將率天下賢愚而入股矣。天下盡入股。中何用乎。故入股行而天下無學術。無學術則無政事。無政事則無治功。無治功則無昇平矣。故入股之害。甚於焚坑。一風俗而成治功。莫善於取人以德。其本莫重於謹庠序之教。洪武間。學政良法哉。孟子云。知者無不知也。急先務也。一舉而萬善從焉。小子誌之。他日得君。必先正其先務。錢按洪武元年，設文武科，應文舉者察之言行，以觀其德，考之經術，以觀其業，試之書算，以觀其能，察之經史時務，以觀其

政，應武學者，先之以謀略，次之以武藝，但求實用，不尚虛文，先生以爲良法，信哉。○剛主言。罷人陳利害。有三等人不可聽。一書生拘古論今。一僉人懷詐陳事。一遊惰管見投合。先生曰。然則堯舜禹設鞬鐸磬等非乎。防此三等而罷陳利害。是亦因饒廢食也。蓋天下之禍。莫大於上下蒙蔽。國家之福。莫良於上下宣通。卽明知其爲此三項人。聖明猶樂聞之。古人訪工瞽。詢芻蕘。豈工瞽芻蕘。皆審達時變。無所爲而爲之者乎。但須詳察。不可概行其言。概貴其人耳。○彭永年曰。人之認讀書爲學者。固非孔子之學。以讀書之學解書。並非孔子之書。先生曰。確論。○口言聖賢之言。身冒聖賢之行。而屋漏。或有放肆之心。對妻孥。或有淫僻之態者。眞人妖也。○古人制喪。須必在大門內。中門外。想有深意。中門外旣與內室有遠嫌之義。又仍在宅中。有隱隱鎮攝一家之意。若後世之入內者。固非禮。廬墓者亦失禮。

意矣。○湯聖人也。用日新功。吾輩常人。當時新。時時新。又時新。○問果齋。自度才智何取。對云。欲無不知能。先生曰。誤矣。孔門諸賢。禮樂兵農。各精其一。唐虞五臣。水火農教。各司其一。後世菲資。乃思兼長乎。如是必流於後儒思著之學矣。蓋書本上見。心頭上思。可無所不及。而最易自欺欺。世究之莫道一無能。其實一無知也。○田起鳳言。暑月衣冠不去。何堪。先生曰。婦女居室。親竈。而炎熱不祖。男子奉父母遺體。乃不及女子乎。朝臣事君。終日不免冠。在野處士。願謔天命。乃讓禮貴人乎。起鳳遽冠。○詩云。夙夜基命。宥密。夙夜之間。常能宥密。則立受命之基矣。宥者無不容。密者無不精。聖賢成法。多用力於無事之時也。○居汴。思孔子言三人行。必有我師。非必同行也。予今見簾外行人。莊者。悚然振予。萎。恭者。惕然警予。肆。輕佻躁暴者。起予畏心。覺無一人非師也。○孔門習行。

禮樂射御之學。健人筋骨。和人血氣。調人情性。長人仁義。一時學行。受一時之福。一日習行。受一日之福。一人體人之錫福一人。一家體之錫福一家。一國天下皆然。小之卻一身之疾。大之措民物之安。爲其動生陽和。不積痰鬱氣。安內并外也。○韓子垂問。道卽在六藝乎。曰子臣弟友。道之歸宿。禮樂射御等。道之材具。若無之。則子臣徒具忠孝之心。而無其作用。如明末死節諸臣。不可見乎。

學問第二十

先生曰。學問之道。明見論語。曰學詩。曰爲周南召南。豈讀講可混。惟誦詩三百。有一誦字。下卻云雖多亦奚以爲。正言不學不爲之弊也。○教邊海若。以居官忠廉之道。曰官雖小。亦君之臣也。民之主也。只廉能盡職。便自千古。海若曰。昔椒山先生作狄道典史。設施甚偉。曰正欲子法椒山也。○與門人習禮。畢。謂之

曰。試思周旋跪拜之際。可容急躁乎。可容暴慢乎。禮陶樂淑。聖人所以化人之
急躁暴慢。而調理其性情也。致中致和。以位天地。育萬物者。即在此。漢宋誤認
聖人之學。羣天下於讀講著作之中。歷代遂以文字取士。而聖人之道已亡。再
參以禪宗。遂掃地矣。吾輩與蒼生。烏得蒙聖人之澤乎。○萬初問明理之學。先
生曰。治世之民愚。愚正其智也。亂世之民智。智正其愚也。三代之士。習行以爲
事。日用而不知。功績備舉。近世之儒。思講以名學。洞悉而大明。精粗俱廢。自以
爲操存明理。無不知。無不能也。而實一無知能焉。可哀也。○賈易問交。先生曰。
擇交宜急也。吾少時納交於張石卿。王介祺。刁文孝。張公儀。呂文輔。皆不遠百
里以會之。近取諸郭敬公。李孝愨。而父事之。而久交不懈。三十年相扶翼。
則今王法乾也。吾勉於親君子。遠小人。則不及法乾。子慎於斯二者。何患無交。

○立春前。硯水連日不冰。因思吾人天理暗長一分。人欲自暗消一分。正道暗進一分。邪途自暗退一分。以是知吾人皆可爲聖賢。衰世皆可以復三代。不必陡然純陽而後信之。而後爲之也。○孔門之敬。合內外打成一片。即整飭九容是也。故曰修己以敬。百事無不精詳。卽堯舜和三事。修六府。周孔之六行六藝是也。故堯典諸事皆欽。孔門曰敬事。曰執事敬。○一日端坐洗心。思人欲污心之塵垢也。天理洗心之清涼也。而持敬則淨拭之潤巾也。○當憂不憂。當怒不怒。佛氏之空寂也。儒者而無所憂怒也。何以別於異端乎。憂則過憂。怒則過怒。常人之無養也。學者而爲憂怒役也。何以別於常人乎。惟平易以度艱辛。謙和以化凶暴。自不爲憂怒累。○觀子路告過則喜。常思大舜合人已。通天下。打成一個善。真不可及矣。試思子路與禹。則喜則拜。當下是何等了脫。何等謙光。何

等愉快。再邈而追思其未告未聞之前。何等工夫。何等心法。再推而進思其既喜既拜之後。是何等奮發。何等力量。吾輩自不容一毫自鬆。一毫自滿。一毫自恕矣。○今世之儒。非兼農圃。則必風鑑醫卜。否則無以爲生。蓋由漢宋儒誤人於章句。復苦於帖括取士。而吾儒之道之業之術盡亡矣。若古之謀道者。自有禮樂射御書數等業。可以了生。觀孔子委吏。簡兮碩人。王良掌乘。可見後儒既無其業。而有大道德。鄙小道不爲。真如僧道之不務生理者矣。○論律法曰。順性中度之謂禮。反性賊情之謂辜。禮全性於未遷。律制情於已放。故禮導其順性。律惡其反禮。一也。三物八刑。周公何分焉。聖人之世。邊靜民安。而十井一乘。蓋八十家畜馬四匹。革車一乘。甲士三人。步卒七十二人。加以應供。蓋不使一人閒逸也。禮射鄉射大射田苗獮狩。蓋稼穡外。不使一日暇逸也。聖人豈好

勞役其民。而耗其財乎。恐一旦叛逆竊發。戎翟內侵。狃於逸胞之民。必胥亡也。
○謂文升曰。事變猝來。當下仁智駢集。便看透始終。自然合義者。聖人也。蔽於事物。仁智不及。便欲亂行。忽然覺非。卽遷於義。所謂不遠復者。大賢也。當下蒙蔽。行事錯亂。仁智皆傷。事後悔悟。自怨自艾。或師友提撕。卽改前非。更圖新是。所謂聞過則喜。改過不吝者。賢人也。下此利害判然。能脫其所蔽。而勉於仁智。如漢高世民者。豪傑也。至於始終滯錮。義理利害俱蒙蔽焉。斯爲下矣。○語剛主曰。立言但論是非。不謂異同。是則一二人之見。不可易也。非則雖千萬人。所同。不隨聲也。豈惟千萬人。雖百千年。同迷之局。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。不必附和雷同也。

鍾鏡曰。先生勉於唐虞周之政。學孔孟之學。尊祖敬宗。老老恤孤。隆師重友。

關邪衛正。改過修慝。務以日新時惕爲功。懷乎上帝降監。期於勿負蒼生。乃抱負未展。鬱鬱以老牖下。惜哉。惟是天吝先生以倫常。使幼無父母。長無君臣。無昆弟。無子息。孑然一身。孤苦莫似。而獨不能限其學德。時進日益。一言一行。皆可作世模範。謹於日譜略摭梗概。以傳於後云。

顏習齋言行錄刊誤表

卷	頁	行	字	誤	正
卷上	四	四	二六	要	要
	五	二	一七	多即	即多
	五	九	一一	句圈	
			一二		句圈
	九	九	三十	善	喜
	一五	八	二八	歧	岐
	二一	八	二五	兔	兔
	三一	九	三二	辦	辨
	三五	五	一九	岐	歧

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刊誤表

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刊誤表

卷上	頁	行	字	誤	正
三七	六	二五	置	誤	置
四三	七	一八	令	令	今
四七	九	二一	脫落	脫落	項
四八	六	三十	以	以	言
五二	一	一六	矜	矜	衿
五二	六	二一	君人	君人	人君
卷下					
一	四	三	琴鼓	琴鼓	鼓琴
三	一	二七	伊	伊	尹
三	六	一五	句圈	句圈	句卷
九	三	九	脫落	脫落	而

		卷下	
頁	行	字	誤
六十一	七	一十	謂
六十	三	一一	團
五十七	一	二五	學
五十三	四	一二	脫落
四十八	七	一七	多孝
四十八	五	二四	字
二十八	八	一九	辨
二十五	二	一九	脫落
二十	一	二七	父
二十三	四	一十	兔
			誤
			正
			兔
			文
			守
			辨
			字
			而
			習
			圃
			論

顏習齋先生言行錄

刊誤表
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

刊

刊行者

博野四存學校

發售者

北平四存學會

北平四存學校

蠡縣四存學校

北平全民報館

代售者

各商埠書店

印刷者

北平全民報社

定價

上下卷合訂每册二角

#10
281184